

念心雄

● 鄭高佩玉

無盡哀慟難能細說

心雄就這樣離開我們了嗎？我無窮盡的哀慟是難能細說的，然而現在我又不得不想……也許他這樣離開了，離開了擾攘的世界，解脫那縈繞長久的痛苦和恐懼，得以從一個疑惑不安的人間歸向寧靜，何嘗不是天地對他的眷顧？其實我更相信，心雄離開了這世界，但他並沒有離開我們。三十年來，他一直是我精神和感情的支柱，從現實生活的安排到夢想的追求，他是我的伴侶，我永遠的伴侶。他開朗、樂觀、積極、勤勞，介入艱鉅繁瑣的工作，別人以為不可能辦到的，他以最大的毅力付之，以排山倒海的意志去執行，摩頂放踵，絕無反悔。有時我想，一個凡人怎麼可能不顧肉體疲累，日以繼夜，持續公眾的事務奉獻他的心血和智慧？心雄身體力行，使我了悟，原來他對國家和人民有不可動搖的信仰和愛，他對黨有不可動搖的信仰和愛，這些使他堅強執著，無時無刻不嚴厲地約束自己，鞭策著自己。但心雄不只如此而已，他還是一個和善、溫暖，最有幽默感的人——這樣美好的性格也許是與生俱來的，也可能是他自己調度出來的；無論如何，從我們第一次相遇，他就是這樣的溫和而幽默，如此蓬勃、努力，勇於負責任，而從來不怨天尤

人。

開朗公正真誠懇切

心雄入東海大學之初，父親介民公逝世。遽然失怙，喪亂之情可想而知，但他發奮讀書，毫不懈怠。畢業後出國留學，自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得教育心理碩士學位，旋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學位。我們在一起創造了我們家庭的學術風采，而回國以後，他在政治大學和臺灣大學的教授生涯，寧靜致遠，當然是我們全家深深珍惜的。心雄安於教學和研究，不忤不求，但他的學養、品德，和才華有目共睹，所以不數年就受長官徵召，很自然的投入波瀾壯闊的政治活動，為國家，為人民，為黨在這新時代中進步和突破，貢獻了他無法估量的心智。在他艱難的工作流程裏，心雄不但不迴避責任，而且為了打開時代的圍局，他更勇於提出新構想，接受新挑戰。他開明公正的處事作風為他贏取了許多人的尊敬，無論在政治上與他持相同或相反意見的人，都以心雄為理性、真誠、懇切的象徵，而樂於和他交往。他為國家、人民，為他終身不渝的黨作了最大的奉獻，精神智慧繼之以心血肉體。他能完成的，都已經由他這樣完成了。我知道他臨走的時候，一定這樣在想：其餘的還沒有完成的工作，就只好

偏勞各位了，我的同志，朋友，所有心繫家國的現在和未來的人！

在他特定的工作範圍裏，心雄已經建立了一種不可磨滅的風格，人們會長久記住他的言語和方法，和他所代表的品德。他是如此爽朗而真摯，所以也的交遊對象便不只局限在他的工作範圍裏；他喜歡和他的老朋友聚談，在週末的鄉野小店，和我們自己的家裏，而且不一定祇談政治。他由衷欣賞人情和藝術之美。

感謝他的相知相愛

心雄是廣東文昌人，民國三十年十月三日生於抗戰時的重慶，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九日謝世台北，享年五十歲。心雄走的時候，高堂老母和我以及兩個孩子都在他身邊，而散居海外的兄弟也都回來了。我們都知道他不願意離開，因為他的責任感很重，而且他喜愛這個社會，喜愛這世界和我們大家。我也不忍看他獨自歸去，但一想到他這樣便可以找到安寧靜謐，便可以和平地休息，我必須感謝有情的天地，因為我願意相信，他離開的是世界的擾攘，不是世界之真、善、美；他還和我們在一起，還和我在一起，如同過去三十年，如此溫馨，堅強，有力。我感謝他的相知，感謝他的愛。